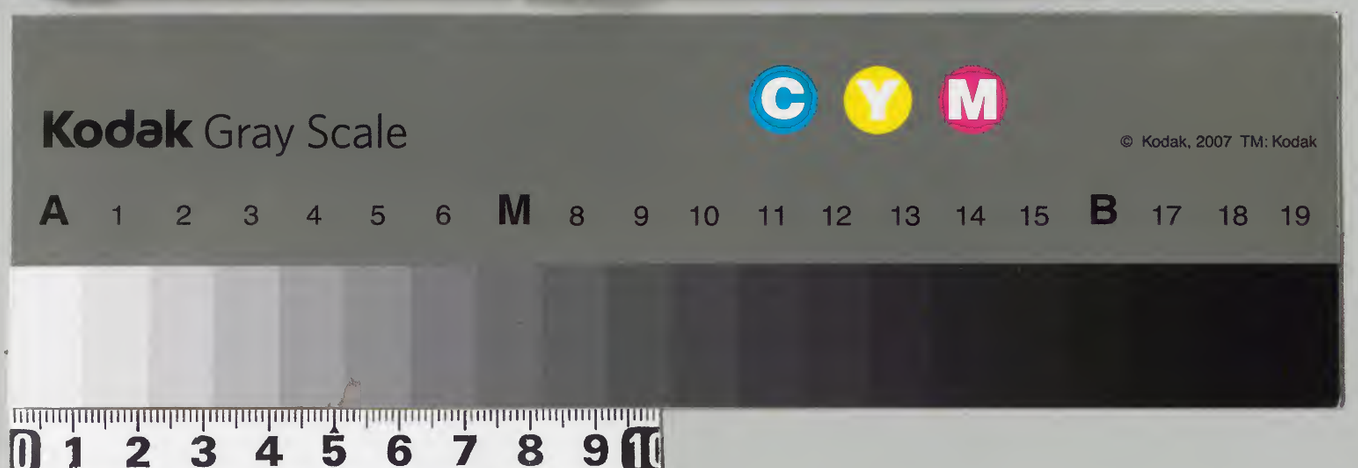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書號 漢 3536
冊數 18(16)
函號 316 71

昌平坂學問所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
類號 三五三六
冊號 一八
架函 三十六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
類號 三五三六
冊號 一八
架函 三十六

宋學士全集 廿九之廿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淺草文庫

辭

思媿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始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叶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媿人辭辭

曰

惟孅人之惜嫕兮賦婧譬於自然脩蛾覬而凝黛兮曼目轉以成瞭要髮髻髮而如雲兮脕膚寸而離朱都曼而體便娟寶璐鬱而右繞兮桂徽嬋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光超向壁臺而微步兮意儻靜以貞閒密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其寨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淩厲乎高寒馮道紀以爲御兮鍊天和而爲飧徑駝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歎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念嫮嫮之鮮雙兮遡迴颷而曾思歔愁悴而委惰兮氣浡鬱以如炊道苟可以遥遞之兮視萬里猶門堺登嶇嶁而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壇鬱而鬮朗兮莽山川之

縱橫樹輪盤糾而紫莆兮嬪帥龔靡以相望豐狐思群而來嗥兮飛鶻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侘傺而望絶兮燿靈曜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蘭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皎皇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陸離蒼灝霩落而無澤兮思王體之弗緇拂簡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空庭若鴻鴈之離羣兮猒羽翼之獨征顧戶櫳以悲惻兮惕厭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兮牉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搖曳如鳥擅兮象中心之鑿寧寒龐狊而競吠兮耳恍聞於跫音疾倒屣以啓關兮颺謂棄於枯桑縹綿綿而漠抒兮托幽寄於瑶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雌之鳴陰更家嘆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

而就禹兮期憂寐以瞽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衡中息
纚纚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羣靈繽其
若蔣氛旄溶以隨焱兮鳳翼泱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兮鞭
列缺以斗豐隆豹轙熊幡畢皇以奮兮橚流紆譎鬱以相蒙左
捣右衛動以綳彈兮倏忽雲溶而雷春田穴幡纚汩以紛
歙兮吸嚊瀟率謵以蒙鴻穆眩眴以前邁兮翩衎衎而弗止莽
冥冥以無垠兮勢皇皇而迸摩超氛埃而淑鄰兮竟按轡乎朱
陵長麗舉噣以向日兮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熛以上焱兮鑿重
雝之門閎炫赤丘之寶童兮列八龍之威神燄東趨於蒼極兮
青琱紛其並迎群神衙衙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酌分而
泯歆兮暈玉色而帶頹得素威以升皓宮兮盼四極之浮浮薄

收顧余而破顏兮錫鏤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
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乎朔颶颯以吹裘有夫玄巾而櫟甲兮
握靈宅以爲驅重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
居兮悵所思之莫余都馳兩轙如飛九兮又滔滔而遐逝靈氛
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爲兮獨悲右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
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於恒素怊忽荒以從之兮駕
剛飇以徑度貿光炎之炘炘兮紲纚鬱決而不可正視瑶霓彫
楹屹以上起兮瀏濫弘惝雲謑而波詭連卷櫺倪杳以軋荒兮
歲魁幼眇矗以高峙中洞房之洸穆兮乃孅人之攸居僊僊姬
爲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簪朱雇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
珠明王潔不足以爲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

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泯毋淈爾纕兮眛厥施紉蔈
襦兮曳薜柏結蕙纕兮張揔幃兮桂漿兮噬孫廩索胡繩兮睦
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鬱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鑿
紳以自鋗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窘雖嘉辭之盈耳兮
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沉思兮顓獨處而繚戾也誠因言以
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
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
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啟籠之嬰孺兮固難齊
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鄙而方單兮
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兮撤蔀蒙而祛闇朗有形以
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嫵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
而並世予既爲此辭嘗錄二通寄王子克孟克子忘同
予學呂者書以識之唐侯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幢
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
口誦葉笈有聲如鍾震撼若墜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
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陝彼危峰呼吸元氣精神內融
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雲中辭

黃蠟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燁然以文名會天下
紛擾輒被鐵衣操蛇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衆初弗信
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

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　天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郷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辭去通判洪陽府剸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焉群峰相與回環日本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如夐羅綃籠罩蓬谷如翔如舞絶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冠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白冠而歸與雲爲朋姑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爲物出乎太虛欻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久矣盍爲賦雲中辭乎子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于天故其類四時無憂色其號爲雲中也亦宜爲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蓊之勢輪囷兮復嶸崺膚寸而合兮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兮雲之歸玄功泯泯兮邈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悟晨中寥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實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

及其驥驅雷電爲之恍惚而甘霖注焉嗚呼聖哉何其有類於君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繄華者贈芍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爲糧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久矣盍爲賦雲中辭乎子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于天故其類四時無憂色其號爲雲中也亦宜爲之辭曰

人號坤虛子而唐封鄭寇之弟實曰坤虛此其圖之所以作歟
瀛窮觀之鬚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寰光發彩閃鑠無
定鄭寇方乘颿聞旋龍棠鷁帶凌亂不可止遥見神山隱起大
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遼夐
令人情塵銷質直超鴻濛間鳴呼仙人之畫奇絶矣蓋以雍真
人非果在於鄭寇也真人或飛昇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
之將真人之似鄭寇乎抑鄭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也瀛因
造協晨中寥辭一篇真人咸味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真當有彈
八瓊文璈來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凋三光者乎至若鄭
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微旨已備見其畫茲可略云辭曰

衍青洞真陽太風恒欒數疑神欲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渾
以佩白琥囊吻鷹紫琳腰曲龍有丈人持節下
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掌天招許瑗暉廓落
淳九光開翠蓼
明都嗳以八辰
黃演炁陽堂朗
梵樞開明戊巳功玄契曲晨機義娥俯倒景流
光駐熙曳雲集
勁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瓊胎芝
請授長生籙浩
予老矣諸書皆忘去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題就今日退朝稍
早逍遥禁林亦颺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虛而行歌天
上遂灑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成功當與沖虛神游
八極握手一笑何翅三千年也

碧崖亭辭

瀛與太常卿趙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爲孝敬之人也先生間嘗

來謂濂曰予家鄂之蒲折有山曰蒲首馬巉然而起如雲
楣翠巒蕩摩空蒙閒對峙雙石橋亘上如笄中敞碧崖千尋嘉
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日
支笻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味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
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黛不
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群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于每
過其下不覺蒨然出涕故於官游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楣間所
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
也昌若親賢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 聖人在上方以
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
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北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

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省
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爲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
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
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勵者況親之
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
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爲孝敬之人哉
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脩踐揚中外其善政蓋

薄而上征豈隆精而委祉兮發爲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
瀲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烏能
奚吾之精誠

著存軒辭 并序

瑞安裴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
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温嘗爲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師伯温
之意演爲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
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兮我親歸于黃土六合之間兮莫過我最苦風獵獵
兮成音雲族興兮晝陰我親何在兮涕泗霑襟
我親雖死兮我心不死開目則見兮威儀孔邇何俟當祭兮始
如見之彼昏者天兮悠悠我思
求親冥冥兮爲求於身我身則親兮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兮厥
德日新毫髮不敢愆兮懼傷乎親上慎旃哉兮此謂著存

孤憤辭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冤之濂因本其志
爲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其或知所懼也夫辭
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詞以
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脩以作則非秋蘭奚敢紉兮非申
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巇兮
胥獨中茲危禍胡萋斐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爲

圓兮揆人情爲已甚伊翻翻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
既擠子於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之無怍兮胥何謀之
弗深縱禍予其爲傷兮吾懼哉汝之良心覩日月之光昭兮聞
雷霆之隱砰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
斯焉足以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夫
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爲汝而歔欷受
命之蹇薆兮豈獨汝之爲尤蛟龍鬬於深淵兮寧無損於鱣鰋
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逐囚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
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我之幽枉叶於良切皎皎之白璧兮貪
訾其爲燕石也纖纖之素縞兮友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
文兮其奚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誓剖心
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雖經於溝瀆兮慮君子之見嗤夜
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於空堦兮似助予之悲
哀六合之至廣兮實一身而無所踶悅悅若有忘兮雖生存而
如死昔公冶之所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紲而非罪兮亦魯
叟之所稱果自反而莫疚兮縱遇厚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
春氷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爲懼兮懼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
超絶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衍之新聲樂天
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

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總至是
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
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
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
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
輕若漢之蕭鄧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　帝室若
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
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
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
爲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
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　君聖朝以階治平　惟臣謂誰實時元
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　跋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
何匪惟執政作以大國丹書　金券俾有百辟爵則崇侯職則太
師左右　天子以鎮四夷四　武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樂孚
榮觀梆梆都尉大龍走膺文鞬錦衣其儀記都出入金門不
彼日月佩佩都尉不自矜伐文鞬錦衣其儀記都出入金門不
敢咲譁蹻蹻公子交趨競諸都尉　乾如山嶽斯時之人以
恩爲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令何以承之告
爾克敬庶民不敬曰瀆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詎何凡人有身咸
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
有樂閒敬勝者吉古有私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

弗盛矣爾之祖矣閎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歟或勿志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詳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麕湧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汇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戾都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　上爲隩帥親冒矢石功莫昧時不幸早卒及　上即位　詔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爲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篤好問學能爲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爲之辭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執與其才不賦以壽馹騵萬里簪于中道嗇鉞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爲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　天君下有黎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普通于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忒四序靡瀆苟或不誠宜暑而寒父其怨嗟歲功斯愆兄我伊人不誠其

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僻
諺古訓孔多維人攸戒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光踣
之維守維惡絶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
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爲臣之
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辱公有子　聖主
有臣

張孟兼字辭并序

國子録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曆推之是月九日始入
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大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君既
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在十幹
爲火戊則土也火爲文明之候非不煒然有光必變而爲七然
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食其實乎雖
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爲晉晉象有之明出地
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此而升乎方今
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爲人文以黼黻王度
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兼之義已或謂啟人尚質多以十
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夐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爲
同門朋辭曰

戊爲子丁爲父火得爲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爲伍

趙廣字辭

浦汭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來求予爲之字予謂
廣之文從广從黄广則因厂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而廣則諧

聲也許慎以屋之大者爲廣實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忠道曰善矣乃爲之辭曰

人之隘也爾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惟廣惟容至德之豐

鄭仲昭字辭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說者謂雲漢天河也夜晴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狀矣揆於心之靈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汭鄭君以漢爲名內翰柳先生字之曰仲昭間來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五禮攸建冠爲之先倫物祖事無一或愆筮期宿賓列詣布筵弁間皮弁裳錯黃玄組纓屬鈇赫盼用延尊醻有榮柳體斯健

離肺亮明乳沸實蓮嘉爵既祭工祝乃傳定字命辭厥義則宣維天有漢瀕氣成川衡角謫軫貫乎宿纏夜翳既斂若練在緜隨時運行素色連始徵諸人心同此皦鮮森列萬象徧燭八埏出王游衍與天周旋有嫩鄭君世胄蟬聯十世同炳義聞四傳君實纘之魚曰象賢圖之田之家政爾有泰之昭之先緒愈綿惟廉則礪惟温則瑄處乎正中有赫其平漢名昭字佩服允堅二理是循顧諟匪偏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鑒相挺君宜自勗弗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補祝辭以代韋弦

黃瑄字辭

宣之爲文上從一而下從二從回乃取風回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爲布爲緩爲明爲徧不一而足若加之以玉則又爲

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諠聲也爾雅云璧六十謂之瑄漢代郊
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最貴
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瀛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
天地之間貴者為玉賤者為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
瑄出自瓊瑤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
礱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譬云乎哉雖然譬幸成矣後司
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
呼文獻公藏器于身出而薦諸郊廟非特譬而已也有如辟羡
起廢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
其用是而自勗乎瀛老門人也故於瑄不敢褒而敢箴系之以
詩曰璧大為瑄孕諸石乎尹夜氣吐秋魄薦郊廟神鬼格其

儀禮鬱出犧與帛嬪義配名到幽贖爾性爾緒靡朝夕予言服膺
宜無斁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濬窓人也以儀曹屬時　詔為司隸狀其為人
秀穎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感德事殊非所
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知幾之義字曰士
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
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琴牙既斡鈞石隨或黑或白迺異岐君手防
之樹城碑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帥尚慎旃哉無殆
而

黃仁淵靜字辭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汶仁夙超群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
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
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讌于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讌者
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
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舉
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
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玆選及榜出三十
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爲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弱齡耳明
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
品有識之士無不爲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勗之生因
執經從余學問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
西伯之諡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
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
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
釋此至矣余何以言爲雖然不可無以荅生之意生之賦資固
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爲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
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無後
先其機或動矢發絃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玄全體
大用昭以宣士師周孔下淵驚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
電熠生其夙夜加勉旃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援於史凡可以繕性提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巳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誼芸巳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爲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留于前爾揩爾警勿遺厥時必將必迎勿閑其成載厲載興

茲爲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頴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囷載盈上慎旃哉學惟烝烝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大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勿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　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膳羞酒饌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爲之主而璉等

侍飲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殖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爲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寶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畫名同符其實斯何珠玉爲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神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詮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爲辭章大河奔放器宇璉名父師所望

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盍夜孜孜唯道是求矣冢冠巍峩巡行洛河貪天夜逃良士矣歌君子之爲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晝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笙閎爲鏞豆難充邁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蔵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蔑幾不嗤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寖長加元服于首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蒿則諸聲矣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

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無
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敬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
一其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爲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駑良
異其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遶騰絶山
飲河其當其會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燕暗越視
同游戲其誰其似之渥洼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無翮
玉臺裴回其奚官善馴是濯是拂秣以美薦飲以香粒笙惡屢
淒慮無弗及其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口噴
紅光長鳴九衢其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塩車能厄神駿三

五爲過者誰聞其生游藝府逸思超群剪水爲神製霞作文

亦既應書名達 帝宸其侍經 藩王出入禁衛宮袍時領大
官致餼 寵賚之隆揆古無繼撰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爲
踶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忽思其十 爲以思之朝夕兢惕匪
力是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曷以之無斁其十

宋惟善字辭

宋氏自京兆遷汝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有名善字惟善
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子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爲同
宗予侍 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 皇上親擢爲給事
中朝夕在 帝左右時被 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燕靖江王
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
政事予旗惟善爲同朝瀕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爲請已二

年矣叔公文墨之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
父宰終靳一辭乎予咲曰惟善通書工辭童經緯參伍燦然成
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
縱子有言將何俾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
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妙
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昭化源用樹學基
有倬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既加外聞益侈積久發弘上簡
帝衷峻爵寄官日致顯馳 君恩如天無不覆燾昧昧思之非
忠莫報往佐方嶽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滯盍疏孰
毒蠱盍剪孰冗盍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成已成人廢
其在茲我著我辭徵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箴史

補張馮加冠字辭有序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 朝謹奉
常瞽禮郎奉常所與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爲甚
重馮能周施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賓字
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邇來監祀廣西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黃君子邕嘗爲推說字義而序之馮事予頗謹間復以祝辭
爲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質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
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制字之義馮之意難固拒也遂黽
勉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爲敬其名昌爲敬之期學之凝學將焉施莫重夫祭

大嘏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慎擇爲尸豫撰厥几庶堪馮依
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庆止益虔弗懈侃侃工祝左承右趨
既贊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據冀之謂何如鳥展翅
百靈繽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阿歸于孝德
放諸四海準是爲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譽絲毫
非志之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
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壹循乎敬大本既敦末罔不正
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屆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
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有序

清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旋得柔日宿余爲
賓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
是稽名定義製祭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爲林因字木曰叔林曰在
木上爲杲因字杲曰叔昇丈夫致果爲毅因字東曰叔毅命已
遂通祝之以辭辭曰
三加三醮既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合和茹蕊
孤撐非貴詭生乃奇斬若鄧林陰陽敝厥欲揣清廟掄材實宜
毋學樗櫟擁腫離疏爲世鄙賤工師莫窺木其勗哉風夜克治
杲杲出日新陽則微及昇扶桑其光陸離媲諸靈鳥皦皦弗緇
群昏既斂洞察毫絲毋若小夫中胷而趨擿埴索塗陷於濘滓
杲尚勗哉賢哲自期入之立志樹德爲基唯果而毅篤行不疑
譬之大將建以鼓旗奮矛爭先矯亢欲飛毋習巽懦如脂如韋

聞過問俊婣啞委佗果尚勗哉振厲有爲爾三子者昧昧以思
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滌爾心一髮不私
屢金言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翅犢羝於鬬
世之恒流父子異炊脫有不善衆方見嗤況爾旌門十葉聚居
名播寰宇彤筆所書尤當戰惕若臨險戲遵厥祖武全其秉彝
群翔于堂東墳西篔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愧七尺之軀
予年耄矣百艱備罹涉事既廣理能真知諱諱爾誨辭肯貢諛
請書座右視如嚴師

鄭柏加冠祝辭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洧者執
經爲最久近又携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賓字之曰叔端而冠
辭尚闕願先生追補之余聞記曰冠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
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以柯易葉蓋喻人之得禮則內
諸而外無怨言哉今柏之門內外邕穆月十葉聚食矣非
禮有以管攝之惡免無垂鑠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
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焉字配名實宜於是冉之以辭辭
曰

齊家之道人情爲由脩禮以研耒耜用宣嫡甚無穢灌以淵泉
時功既施遲彼有年逮其六畜食之肥鮮稽類取譬栢號最堅
暨于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葱葉芊外柔內潛本固末綿
我挈貞綱物莫敢先藉禮爲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
釋回增美植正斤偏情通上下曾無間言揆諸稼事理不必愆

爾生鄭柏紳綏蠻縣由禮達義世已十傳晌然春温嘉生榮駢
旌書煒煌降自九天爾生已冠學維箋箋朱履滄氣玉潔珠圓
元賓加布三祝于筵取端配名最爾致庋當爲學士曰盥鬱囿旋
勿隨鮮詭衛奇競妍此謂敦本確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

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
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升有
皮弁之等裳有黃玄之錯器有尊鬲棜觚觶之用與有乾脯離肺
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
兄也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爲諸禮之首
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又廢習俗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
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嘅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爲文辭
亦整緻可觀嘗從都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
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棻林求予爲之說予謂字之有
說說文解字脩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
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
者爲甚重繼掇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躋
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冠乃以字稱此非爾文實厚棻經
四行之責用底于成其爾生名安以定爲字稽諸聖經數列其
義必先知止始貞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方其未定逐物

而搖紛紜舛戾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鑒孔昭事至則應順而
不膠其三曷爲致斯因靜之故靜爲動基理固弗具辟地博厚發
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乎內靈窩斂藏慤藏顯
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滓將判漸獲所止斯不爲難其五惟古之
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隷及後世詭薉是弄誇多鬬
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焉風
鞭霆雨于太空被其澤者碩夫而充其七觀彼夸毗以華袭質直
寔本心皦如出日微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
爾生長吳燁如秀榮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啄其至精
亦既有文五色交縈其九我後賓賛不與酌醴今補視辭庸申規
厲行固宜舊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一旦合賢
士大夫于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肅賓升堂已復揖賓咸東向坐
顧外孫楊恒執豆籩乃從容舉觶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去人
間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
有生者必有死聚者必終散嘗昧昧思之上自頭顱齒髮下
自肩髀腰膂不知何者爲可藉何者爲可恃乃欲長生坐閱世
而不死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
之劍擁百萬兵喑噁叱咤而江水爲之湧起或掉三寸舌高軒
結駟游騁於諸侯之間亦足以懾強而下敵若而人其材畧雄
矣其精魄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則已蕩爲飄氛而無致詰矣

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落
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琴或行畦拾穗維至老死不
以戚戚少累其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虞殯之辜蓋群歌以輓
櫬于塗與其施諸死後之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
棄宜賦詩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道予而歌予且
擊輪爲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戚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予
言願舉此鐔爲賢士大夫壽衆皆曰然先生既行鐔已又舉鐔
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
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
放逐之憂而其精神皆已敷竭筋骨皆已罷憊顧未死耳幸未
死有能辭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龍

而二下聽之又未必不輾然而咲也此非屬吾景濂詩瀛而誰屬願
舉此鐔爲吾景濂壽瀛又曰然於是賢士大夫執鐔以酹先生
且各譔歌詩一章以進瀛因製爲招魂辭云先生名宋字德載
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畧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魂兮既徠毋遠征此二上下八極皆曠冥此華山如雲筒空青此
下有甚麥房炳明靈此白間綺疏紫檀扃此銅龍承樞吐赤璵此
繡帷高褰燿輝輝此綠蛙衛敔若流星此淳熬熊胹溢鬲鉶此
狠臑凝膏如玉晶此九霞玄冠五綵纓此麟衫麗裘光熒熒此
珩璜合節鏘瓏玲此雛灑巢和一齊鳴此沂鼯風詠鬱發繁聲此
趙鼉激風肖鏡於此秦歌嫚迴近懸瓔此室中自具無一不精
此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此魂兮歸徠不越故庭此

哀志士辭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所可擬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晉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合詩必爲探源委發凡例解紛析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斤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跅弛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芒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聚雛啾嗷蔬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愿放箸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爭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儻仕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蠭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牙胡不汝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穴可木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駔屠伯皮

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矣憾烏烏螻蟻上下何辨爾貪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簡牘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謂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之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冥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縱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曆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

橫槊元坐棹頭吟諷幅中　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嗤不得語
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古古談士爲遠近
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敘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諮公方薦試
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
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
一隙必燭何有幽遠或闕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
我豈誇多我豈闢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邈羣絕
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
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朔重兵處也
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家有淵畫
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
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脩官
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撈掠贓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
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
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
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脩官大中大夫先
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內公逆擊之突騎退
走填壓谷溪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蹙之
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御始悔不從
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
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

羅折卒亦不能變也食無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
田疇陳元龍之爲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爲餘事
耳淵之友高廷王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爲三傑云辭
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
鐵霜簡所加邪喜即折才豈止斯兵箄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
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賦式
韋有髯如戟妾婦之爲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
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
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之信
陵携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俊去客勝夏以鞭擊酒壺作楚
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疋馬來自西北將起趙
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太河以東北
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
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不之源瀍鎮凡二千餘里滹關一帶西
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鐫令
坐守冬則燃草敲冰煮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琯皆悲
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
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琯去不知所之辭曰北
風泱泱海水爲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
自西北短衣疋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
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鬢髯髮可

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廉明我心

葉深道哀辭

烏傷葉君深道字逢原沉確而有文生與予友也死則哀之以辭

綢山孤張華川緒水動滄漾元精煦嫗育裔蟬聯爲里望田鑒有踈輓漕有獻效忠亮君出其後不績遺緒宜炫耀胡爲躓延央殤遺珍閟難塋長始知學優游厭飫敢虛曠朝蒐莫適會其肯蔡墐其航業成裳裔如矢歲籠予入襄室廬栝然有衣一襲寢一量不隨游塵上下鼓舞相頡頏嗟予襄僊感今思古徒慨沈辭諧豫章絜之百閭逢哲匠愧彼紛紜妄厠鑿枘泰益柚

轉晝夜變幻熱以瘡疾勢漸革魂氣隨風恣飛颺楔齒綴足鬢笄纓中禮是傍善人宜壽卒就黃壚求淪喪相此小夫露矛揚已學豪放手足胡越豈知五倫爲世障胡不顛蹶反使亂真日趨妄嗚呼噫嘻君今逝矣予焉仗制服總麻存慕音容哭相向玄雲云漫漫凉風蕭蕭吹總帳我詞之哀君知不知倍悲愴

蔣季高哀辭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暑被髮行青松間忽有客自東陽來曰蔣季高氏歿矣濂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已即有滯下之疾晝夜之行餘百火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懼亟呼醫視之醫至脉已絶矣翌己巳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濂聞已復哭之哀乃尤

愧神明夭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甚道弗言也非甚道弗爲
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
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惠而慈求其致天之繇無有也今季
高何爲乃遘爾乎豈高在上果不可必乎抑其視夢冥不能
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其尚足徵乎嗚呼悲乎初濂年
二十餘頗嗜學聞文懿許公谷羽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
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蓋蔣君子晦家子晦季
高父也濂因獲交季高父子間時季高尚未冠即能執經問難
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歟幾何既哭其父今又哭季高焉
則夫入世如傳舍者可不信歟

嗚呼悲乎季高固篤志於學方先

生既歿後有發師事侍講貴公會葬東郊執紼而歸之後於公門與
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爲文皆雅馴可傳謂濂甚敬之每一
會綉湖上輒握手吐肺肝問酒酣氣豪競出慷慨背俗語季高
喜益與濂親季高善辨說衮衮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屈每務力
勝之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恕罵皆別
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爲常豈知別後之相思者乃爲死
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爲季高一酸辛乎嗚呼悲乎去
年之春季高有書來曰東西二峴山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爲
吾行其可貽山靈之所笑乎濂方閉户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
如季高言濂所居實浦泗青蘿山山中林樾蒼潤孤猿野鶴見
人了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濂自念雖不能爲季高往

季高清俊士折簡招之或可一來當共飲水哦詩或接壺白雲間亦一樂也豈知季高遽棄瀛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眼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顧後瞻前而季高不見又寧不爲之感慨乎嗚呼悲乎季高之太夫人年踰八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齠齔在夜長者僅七齡幼者尚吮乳哺中惸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遽瞑乎嗚呼悲乎季高已矣瀛將擗踊群行爲書以信後世適有故未及爲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寫中心之悲季高者豈能有知乎抑無知乎岱嶽可移瀛海可填瀛之哀吾季高者固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呼悲乎季高諱允叔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云辭曰

有木雜雜兮鳴呼將蕚其施兮嗚呼霜雪何爲兮嗚呼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悲兮嗚呼

郭淵哀辭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胤也宋季群盜起淵聚族共保若一障曰蔡壁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爲占籍吏撓之民見縣有爲丞相客者無敢呵教爲丞相奴淵謂民民賤王民也奴重人奴也使世世爲人奴與王民孰愈民愧而止後樹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客困皆來謝曰微君幾不免大德末淮大饑淵作饘粥食之生者其夥是時人多鬻子自救淵取困甚者假予養之十餘年皆爲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縱之曰若事吾良苦及時歸毋久留爲也皆澡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吾子孫不省將以汝爲奴卒縱之人有貫酒飲

西家者已醉而出遺所齎公主門淵適見歲弄侯之明日遺金
人從西家求金西家誠不知怒以為欺求之急西家怒益閉其
人困即欲自剄方爭淵聞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
始保蔡壘群少年共刼一人將殺之淵呵曰此何罪至殺群少
年曰此疑狙伺為諜而將襲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為相保以生
誠惡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群少年怒淵私計奪之方且追
殺之乃曰吾代之贖何如群少年喜遂免之後至昇昇市中有
戴粔籹盤鬻於市者遇淵置盤叩頭泣曰今日遇公天也幸
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辭假以為誤去之市上老人
歎曰世稱長者此真是耶初六界北邊民習兵少文淵與父論
以詩書組豆為業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儒淵既卒其孫言

抱李孝光所造墓文請瀠哀以辭瀠未及為言客死豫章可悲
也始言與瀠游語及當世輒瞋目嚼齒語皆驚人聽者掩耳避
去及操筆綴辭則海蜃吐樓而芝甍翠薨隱見空濛間可怖愕
言誠奇男子瀠故刪孝光文為辭哀淵且附見言事以見可哀
不特淵也辭曰

有開其先熙以申有紹其後文以彬何遇其施祿以屯

王季楚哀辭

王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艮嘗檢校江浙行中書政成謁選京
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季楚才者薦其名遼
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宗路儒學正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
哀既請國子監永陳公族撰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泗曰子深

哀仲淮既不能壽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歲墊始一歲偃然也仲淮有知其能瞑目乎聞汝交友多能文盍求辭以哀仲淮且慰我泗來爲濂言濂竊悲之初濂見季楚於泗家眉目秀整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濂方意其必進用于時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耶辭曰

窅窅玄化孰尸其權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嗚呼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始子游學諸賢之白湖而子章實來予因獲與子章交當是時四方來者類多純綺之子喜眩文綉以自媚人爭悅趨之獨予之貧短衣縕能至階下處前廡下四壁蕭然寢食見顧者惟子章與予燈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也予時學未聞道心頗不能平子章嘗慷慨厲予曰子皇皇是焉足以汙子哉子章好使氣人稍加睨白眼視之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厲予者厲之子章矍然謝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予居至雝也予既還金華子章亦去越二年予再見子章自於烏傷更相勞苦子章握手顧予曰子之貧尚爾邪子但力學天殆不能貧子也予觀子章貌加壯其厲予一如諸賢時未幾予復西還金華又二年予東書寓浦陽子章聞之喜以書來曰予昔在諸暨與子居僅四月而別在烏傷未十日而別今子來浦陽浦陽子父母邦也予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予亦喜嘗與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未嘗一來予竊怪之因詢子章所嘗往來者且道子章病咯血氣厭厭不振

予謂是疾勢雖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爲吾子童憂又四年子
章竟死嗚呼吾子章止於斯邪子之交友固多矣如子章者
寧幾人哉積二十年之久僅能再見之蓋以子章春秋始壯予
雖少長亦不過三三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遽先予
而棄去乎予蚤知子章若是又敢憂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
乎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予雖欲不哀于
童不可得已因從而著其辭子章諱璋姓陳氏子章字也浦陽
人辭曰

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輝赫其聲光振拔其華英
不秩登於百石亦名薦於九卿奈之何單襦短褐不知珪組之
貴藜羹糗飯莫沾鼎鼐之榮雖足以剛乎骸神憊乎簪纓竟不
少用而遂潛輝韜迹於泉尚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
楊萋萋宿草萋萋悲泉咽而不流寒壑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
才之淑而遽下制於一坏之土寧不使予撫遺文而增歔想音
容而惻楚也耶嗚呼唏矣

哭張教授父子辭

瀟同縣張公繼祖力學而尚志操少讀書仲運傳見其排難解
紛歎曰士當如是而已大德中縣有榮黠吏挾重辟害民民愜
怯莫敢觸其鋒公直之部使者時吏方抱案在庭公面疏其奸
卒置于法延祐間郡上公才行署鰲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
瀏陽州學教授公爲後侵疆稽其步畝刻石學宮會守貳鬨太
府檄公攝州事時歲荐侵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分公爲設方

畧使持券者左入受粟者右出竟事帖帖無譁居二年以大父
喪棄官歸卒其子道生力學如其父屢應進士舉不利困頓殊
甚適余觀以監察御史行部浙東觀同舍生也召見相勞苦薦
爲武昌書院山長未幾亦卒初濂年幼時見公公即相器與與
爲宿至禮俾同道生師事城南聞人先生逮今粗知學而不啻
於小人之域者皆公賜也濂既往哭公會未幾何又哭遂生焉
雖石人尤當墮淚近抱疚任庶間中夜尤念公父子不能置起
篝火濡毫申之以辭辭曰

番番良士僅以教施才不盡展人期有兒兒今死矣吁 其悲

哭王架閣辭 有序

王君樫字德潤濟寧金鄉人祖仁義烏丞父端溧水州稅務大
使毋劉氏君少警敏人物文魁傑嘗槭髯自咤曰王樫不辱功
名功名當自來逼王樫爾嘗有錐在布囊而末不見者耶遂學
治經試進士不中即棄去攻法家書爲衢處二府吏孳補書吏
浙東廉訪使者府遷浙西名上江南行御史臺辟察院書吏已
而貢入中臺察院出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
押簽憲政人器其材因會酒言許御史銜之以事中君下獄逮
就吏君坐樓上數曰男子頭可斫膝不可屈死則死肯與獄吏
對乎遂拔刀自剄左右急救君已什地血滂然流君妻劉及子
僧僧忍泣具棺斂載入金華即城北五里藏烏盖君自幼萬金
華又以女妻縣人江演兵起山東道絕不能歸故君喪來塗而
妻子皆來依江初余入郡從聞人先生學君同日至與之語又

知同衾戚生人相離也書摩切經誦脫則捉手同游衍或縱談大噱轉墮地弗顧或聯詩縱脫口即促繼之遲則罰昏鼓動蓼蓼始歸日以爲常一旦去爲吏余遂不以書記通有白漸水西至者出君手書相勞苦且曰吾寧爲子於方嶽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爲我一出乎余以書謝復固辭居亡何聞君死矣余之辭君者非托此以爲名高藉自念貧賤士何往不自得君固不忘故人余足一動人必病余以爲挾且私是以弗能往視君候君他日歸休御款段馬候君青霞白水間未晚也嗚呼孰知君之遽去余而死矣乎使知君之遽死也縱百千其十以爲私以爲挾朝夕送提余耳而噪之余尚何恤必能詣君虎林之上矣今復何言哉今復何言哉君既不可見乃如糸漉裹鷄走哭君之

墓僧僧知余至哭迎于途傴然也余心益百折不自勝造爲哀辭一通以哭余情雖然余情其得而盡洩乎君卒時年四十七至正甲申九月十二日云辭曰

儀尊青黃逆仝之灾楊大敝牛不以爲材使君非材行已昧昧過者弗睨孰得以而害君既材矣人誰全嫉高位疾顛理之必然堀之蚩蚩罪材曷治君仕則當不仕無義孰不顯融君閒而凶豈仕之尤秖繫其逢所逢者時固有通塞亦命使之君復何感物忌大剛不缺則刓自君取之命復何云君若居柔鱗物惟忍非惟保名身何能殞從古有言柔則詭隨縱生千齡非君所宜君死雖承君膝下不屈君氣凜然千古莫奪人孰不死君死則寧尚可謂君鴻毛之輕君何用哀我哀有以天方壽君君則自死

我苟無罪誰敢加兵余一朝之忿惜不爾思妻子纍纍東西顧沛
君在九泉亦將自悔我則深悲豈直悲君悲法之廢法既廢矣
君宜長逝彼豺蜥冠天亦不畏

悲海東辭 四川

王山鄭先生原善 字復初延祐名進士起家德興丞轉處州錄
事有異政爲衆所忌遭誣擯去官尋以疾卒臨川危君太樸病
執法者不得其平十爲著悲海東辭瀟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冬十
月丁亥也

我悲海東我弟於焉失詣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昊天胡冥其
德豈罹惡胡莫之懲宜宜其畫不見出日飄飄雨風墮我家室
父宅墮止邦國厄止昔豪危之遠將自適大君維河冢宰維舟
卿士維楫參庶維徒上下相力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膠則覆
維彼哲人化爲螟螣維彼愚人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爲我賊
螟螣俛俛蝕我黍苗我民我牧唯恐傷只彼豺伊兕敢爲民痛
既啜其肓復醢其髓我實我法孰云能已淑爾君子綉衣孔揭
有琯葱珩有節斯煌不我能勗覆謂我爽詈我縶我絶不畏明
詈彼讒鳥梟是食有振者麟邪蒿爲室式紛式錯動罔不忒
嗚呼昊天曷其有極牲牲其鹿乃索之江中林喬喬乃求其紡
顛倒眩瞀以逞無良嗚呼昊天曷其有常無然憯亂無然愆濫
無然回遹以虹我心爾之悖矣民胥害矣爾之迪矣民相怿矣
勿曰淵冰堅不可摧忽爲平陸忽若流漸
誰與爾謀曾不爾思謂爾醉止黙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違

謂爾蠱止上下卒迷日用飲食不愆厥初其止蒙蒙其行躊躇其慘呿呿呿其威虺虺我泯曷喝曷渴我生不辰伊誰之云無越我墻我垣我藩無棘我田我麋天命有定我將我怨爾無人怨我爾用歆乃墳乃筏乃琴乃瑟乃聲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我戕我墮山山則有樗彼濯者淵淵則有魚匪今獨然振古如茲我苟不樂不樂奚爲

廣漢難辭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蓋二氣或伏厲將乘之爲災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四方之神漢襲周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爲侲子赤幘皂制執鼗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骨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請傩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其辭凡八十言繼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騎士以次傳火棄雒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者先臘一日卷萌社隸飾鬼神貌御五色龍虎文衣巡門擊鼓而難之予惡其言鄙褻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廣漢辭使習焉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歷鼎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生更涉虛危墳墓西司鬼官攸房屬附強陰而降于冀州谷爾十二神宣

其威良久突劒亢腑胃食虎甲作食剋雄伯食彪騰簡食不祥攬諸食谷伯奇食夢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劒其腎腸窮奇騰根同享於蠱毋使害傷谷爾十二神鉞爾戎兵出輒四方吮厲之血以代酒漿解厲之肌以充糗糧絲厲之腱織以爲衣裳斥除憑陰暢田明陽乾坤載清物赫民印惟爾神之功神或不養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補雩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漢法夏不雨祀竈毋舉土功更火徙井暴釜于壇杵臼于術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脯祝齊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爲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爲小龍六長三丈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齊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晝夫亦齊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閒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齊衣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猳豬犗之四通神宇令民闔里南門開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塩黍財足以茅爲席牲周制又祭與午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關歲丙申夏旱群巫雩于山川之神于既書其事於泰鴻胃下民動以化時屈伸爍朱烏萬物甕亢則害陽畢屯土膏耗翁欲瘠田畯奔勢維贅壇四通儁明神中臨勃如烟塵嘉錫燦若羅繭握鷹豕炳膂蕭灌鬱金芳芬赤氣上延合漠滲洞五精貫八幎茫無外莽脩脩門沆瀁駕以焱脩下土無不

劍

鸞行風羽輪翔玄黃變慘復爽衆嫭集亢景童蒙然存索之亡
樂陰明週叢陽符翹襟逝弗忘崇明禋成穡功憑紺筵嚴以卬
應上公與天通楨赤繪驂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鉅若鴻
鬼婦劉散爲風灑靈注徧四封函斯活顛茸茸衆維魚兆已從
融祉暉毓宵珉甫田鼻物豫成風平平綿以行人夢與鬼肹蠁
耿曜振霈充盈神心暢樂茫良四寓綏萬國洋洽大康慶昭膺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浦陽鄡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侯縣人也
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以兩賜禱輒應是
侯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瀕雖不敏
爲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一

神筵啓混朱黃愉以康悅芒芒奄靈車奠芳酎爵行千流若雨
奄靈車蕙爲肴糜且飫以舞歌奄靈車靈已醉闓宣延無不偕
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神筵啓二

氛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爲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導東龍
神之旋髯長逝凌紫青瑤光下靈之旋兆逢惕景已滅猶放悠

靈之旋錫我袂沛若雲雨下土

氛翼翼三

題辭

菊坡新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宦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紫桑籬落間始忘其竟綬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上逢有道之朝亦既由

憲史檢校中書而主畫於秋官矣衆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豔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爲隱孰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該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

我不樂髣髴矣髣髴其籋矣吾行歌矣我採菊我采露其晞止今
我不樂白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
贈予言者盈三帙矣子頗能知予之志曷爲書于新卷之端俾
詩家者流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
英顧不美歟子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爲人仁厚士林中多稱
之云

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偉羅公家于歙邦幼名曰愿冠宇爲端良其父吏部内外咳
敫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九六皆能辭章公居其五尤赫
赫有芒既收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皇蓋朱旛績用翕以張
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黒 宋室龍興籍生哲師汶陽沒其源二

尹道平之元城倡於前范張和之逮于廬陵日粹以夷臨川南豐
眉山父子同調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雖
紛變化合神而光景弗虧柰何王轍既南涉于偏頗衰俗群趨
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辭襲謬而踵訛公挺其間弗徇弗
阿濯其醪痾障其頹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不可以軋摩唯
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遐軌而視法在輒然而畜之不弘則動
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交察海嶽之文敷治亂
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稗官虞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
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別而彙分力思精索從莫達晨玄功以凝
將通乎鬼神故其形諸篇翰鑰啓繭抽高雅精鍊莫之與遠喬
嶽嶢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丘戴冕執圭屹若山立而異於卉

褒棠溪之金美則爲鎒干將之鐵百鍛始遒視彼錘鎗腐鉛窳乎不俾考亭朱子取法魯騶發人瑕類一髮必讐獨推公文而弗舍者以協理之微幽鳴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紮如列星遭時不平遂壞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徵懼懸黎之鏟彩結綠之沈英復鍥於梓以震其聲以開其實以鍧於衆聽瀟也不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博朽壤以代碣不壓亦領採敗縢以爲弧莫使之綳其贍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贊述何繁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子知豪傑之士不爲衰俗所囿而雄渾之作或當與秦漢并

賜進士第文林郎淮江縣知縣高淳鄭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陳時雍校正

贊　凡三十九章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紮宸終受知於　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潞國之裔剛毅忠信訣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穢邪佞之竈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婁貞公贊

原武婁宗仁當天后政嚴之時獨以寬厚聞其弟宇代州宗仁
教以唾面自乾至今爲善者師焉因贊之以自勗贊曰
我言之恌斯辱之招我行弗足或貽其辱二者無失其至由外
内省不疚我則何罪我面彼唾乃彼之愆我何索之正使自乾
孰忿自棄攘袂而鬨孰量之弘受詬如頌是非苟縲不亦殆而
徵公之師吾誰與歸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璽皦如兮肯
污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滕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
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聲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
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雖夫者雖辨如虞姬
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
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皆知有懷二心而
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
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王者不之許其
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鷹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
而葬仍刻石識云某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
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

友面喜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議
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
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
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
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節
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東陽十孝子贊

十孝子者皆東陽人其事載於郡乘為詳予讀書之暇因採
其昊天罔極之思而為是贊以風世之為人子者

秦顏烏烏陽人

古有醇孝厥姓惟顏父喪未葬行泣道間我奔我錍是瘞是
彼群烏何知銜土予勑我家既封烏吻血流感爾異類愧我同
倩秦風日漓倩德色誰意露雲之四蒙見此皦日千載
之下禮靈淪胥豈獨愧君烏亦不如有廟嚴嚴春秋是祀用興
薄夫作孝子

吳斯敦東陽人

有孝者斯峴山之阿父罪當誅兒心不可自非吾親蓋從生我
我寧隕身父死其可九關載虎豹斷斷泣血上書願易以身
王用爾恤卒全父命更莊爾門風彼不令池波翕淪宰木扶踈
清風肅然過者下車

晉許孜 東陽人

嗟嗟許生實孝于親胡風木不停遘此難屯輶車既載負土築墳我親我瞞敢曰勤彼鄉民手胼足胝我不爲辛巾笥猶存九筵不改惕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簷春雨微微父兮母兮得無苦寒與飢兒既不可見寧不念茲天高可極此情罔極鹿獨不閑我觸我松柏嗟嗟許生厲志不移終身之慕於子見之

唐馮子華 東陽人

緬彼孝馮綰廬墓傍思親不見欲覲無由白月寥寥悲風四起蒲伏號呼哀徹心髓天錫嘉瑞慰我孝思有檄斯免有燁斯芝孝馮曰噫吾馮用汝九京莫與言瑞矣哉惟爾孝子樹我世防雖歷萬祀欽德彌章自公之亡肖公者繼往若堪興孰非人子

唐應先 東陽人

早哉至行衆人所難養我應君投涕流瀾親之云亡中心悒塞雖草生髮間何暇東櫛昔慶滕下其繼尒決決今我來思睪目但見白楊彼蒼者天曷不我憫苟可從之我生奚恤爾心之苦爾行之優雙闕我義卒承天休

唐唐君佑 東陽人

唐氏之子以孝行聞死生一節弗岐弗分唯思親不置輶明宪曛誰無父母以樂以愉今我何罪獨行次且我罪之深我宜隕墜胡獨使我親先彼朝露奠天不弔直至于斯溘溘音容如何勿思宮用褒旌封闕在舍匪私爾一人式勸來者

陳太竭 衢江人

浦洑之間有氏曰陳親沒居廬衰麻終身心勤形瘵杖而後起
一氣如絲去死無幾哉朝哭如吞莫哭尤不忍聞松風脩脩林鳥
嚶嚶來助予之悲號毀思弗寧起莫我翦亟今有在前烏爲人
不啄世豬失防類波滉瀁我思古人古人焉往

宋董少舒 蘭溪人

有倬董君父以令終躬奮厥士馬鬱貫封圻郊無人夜寒如水
黑魖潛興如臨神鬼董君出廬擁墳撫膺念父寂寂長哀無聲
日亏月亏能照下土寧不閔我最苦顧亟八九泉奉我父母靈
芝煌煌駿發爾祥盖紱斡黃於燁其光有煒董君德聲斯不亡

宋金景文 蘭溪人

穀水之州三山之坡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喪在首顙天請代
願萃予身我親罔害朋棺未空執鑱以前天光下燭五色彙紛
五色彙紛未是爲怪寶德風勿犯其里荷匪中沈曷以臻此
縣代是師於戚孝子

宋貢南金 金華人

孝道之弘百行所生誰與貫氏實敦古風生弟離親歿安可棄
忍令親之王體爲泉扃所閟寶雖不可見接以夢寐夢中相見
宛其未死覺後求之寒燈在几得不慨茲潸肖墮淚睫爾孝德
閔我章逢梱蠟其貌藏蔽其窮父子相軋或不相容我述賛辭
用祭民衷

許謙齋先生賛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

若親櫛衣寒泉之縻張皇幽眇鬱悁悱惻
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關域遂升堂基橫經曹監祚佩
銅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
如時簡簡帝心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
祝尸鳴呼詩公百世之師

劉靜脩先生贊

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窮探六經
岐陽之鳳魯郊之麟和氣襲人益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
醇或出或潛朗道周旋九原可作吾爲誰歸

吳草廬先生贊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宣爲生哲人
愼斯勤斯絕学等瑕於道早知屬如秋霜照如春陽何德之昌
抱膝而居氣益八區關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輿衛聖經
學徒是依毛之有龜龜其淵冲以消吝封心默氣融
大明當軒留聘益尊施教成均比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大明太史金華宋濂贊

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運離火降精也丹鳥襬徙爲鴛綵軿也手握化樞人文
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熒熒也頤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
洛無變方不榮也頤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
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凝爲爾雲燦爲德星也斑駁所勒鬼秘
神扃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先師内翰柳公真贊

儒貌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溫海濶天高莫窺其宏度寔奔威堅壹區鷁駕平雄文來趨踵之衿佩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慨其負抱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前俊儒之倫仰瞻遺像有渙沾巾儻徬泉臺之可作庶幾仁俗之還淳　門人具官宋濂拜讀

吳山長像贊

原道書院山長吳公履之其姓爭也人之評騭者一則曰履善屬文其嚴簡斬絶處類秦漢間人語迫而視之有光淵然也一則曰履自幼沉酣義獻獻卓犖入妙品如寶劍無銘光芒疊發矣啓出水態有餘妍當與鮮于太常齊驅其得意者或謂過之其知履慤者此至其尚風義赴友朋之急不顧水火雖古人猶難之者未必能知履也因贊之以自履行于世贊曰

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與聞人急難即欲赴之力縱不及心懸懸其如飢水火在前幾若弗知輾轉不寐而長夜以思世滔滔而臭察吾獨採其隱微彼以藝文爲矜衒者其相知也不亦淺乎

石巖凌先生像贊

氷霜顏面鐵石心腸持斧七閩百壬斂藏神明之政淵源之學其人雖亡清風猶昨

滇滓生贊有序

滇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逼世推移及

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
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
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虞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
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
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
天悅死無所授同堂王枟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
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
數嘗留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千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
其筭繇聲音起生神鑒頴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通悟
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歙聞邁余安裕戈陽將教之
安裕勤生業中屏生瞳日厲聲曰俗儒幾廢吾康節於地下矣
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書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
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奇
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
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
移矣似道惡其言撾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嘉飲酒
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
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惎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聖猶時造其
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儕居會樓閒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
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誅
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予未
去欲何爲君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

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
病死慶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
之學顧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詆駁以爲樂
及論後天則善義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
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
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臆語數故其論經多失
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
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嘔斥
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蔀若終身不
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
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

門汝可出戒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
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
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于世贊曰

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貢乎玄黃昔我素
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腰九師襄之我苞我
探之如河之渾如曛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
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疑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
咸歷厓我陳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
皇名家卒昭以宣或得其脯載神于言炎炎宋籙維其
皇蝕柳色之赤矣眚祥見徵士髮飢矣朋昏以世莫之
孰在醫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

在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倆淪胥以訛我
我意又鮮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旋與央央我車旛旛
流杭之如陛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盤其何能目
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杰徒楫之楫副宇撓
依國武勳墜不知攸戒日喧弗升雖書作役鴞舞於林
舍號校是讎曾莫之艾乃愁乃驚乃瞻乃行乃邈一死千
宵騰生之為朝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
于數二心之淪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
長嚮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滇洼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咸光子實
所遺文又知生為詳以生之精鑿如此而修采史者不列之
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兹予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
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悲予情亦至云濂志

采苓子贊

榮陽鄭仲德有隱操嘗采苓九監山間因自號采苓子斯贊之
所由作也贊曰
彼采苓者肥遯之士皦皦霞外不容纖滓白月入懷宗飄泠
高視一世何慮何營

匡山居士真贊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龍亘百王或建大將
鼓旗而殄殲於妖沴或被廣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晦
載浮載沉壹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千尋之丹厓莫論

其峻豬嵩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義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
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曾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凌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
諸書而守之則約智周群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
益於鎰銖稽百王之軌躬一代之鴻圖豈非養德之腴造道
之樞而爲國之耆艾邦之耆龜者乎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脩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至
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溍傳於閩中購得之如
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爲作贊曰

器局深沉容儀嚴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雲
重珪疊組至今揚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冲保虛執真之樞謝廣宣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霆
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邪

趙使君像贊

柔之王孫元之衛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貳
懦夫觀之可以作氣

趙子昂像贊

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
麟游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其名之升與日同出

彼檢邪者腐鼠取敗豚何能病公臭穢自聞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李太白像贊

元行冲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卮君太樸嘗爲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貽因造贊曰

長庚降精下爲列僊陵厲日月呼翰風烟錦衣玉顏揮毫帝前氣吞閶闔睨視若烏爲頭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絳節鏗然一笑騎鯨上天下土穢濁孰堪後先驟能

傳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宜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宜則游神乎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玄高岑竹谷綿白鶴舞竹踊躍豈非長跨於風塵之野吹瓊管而招飛僊者耶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沉潛乎仁義之府擩濡乎禮樂之場窮春秋而寓褒貶法救粟以爲辭章使之專城而君則可以攀次公之黃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爲乎低回下列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游於五羊豈詘於人者難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鬱滂當見騎麒麟而下大荒者耶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子學子方孝孺玄英處士之諸孫也持處士像來請贊贊曰

振騷雅於江南混漁樵於玉笥諫垣天近雖屢形州牧之童牛

表夜寒終不奪煙霞之志凜然元直之風可折諂諛之氣遺真
曜之遺則遠玄英之私謚唯其篤厚而發弘所以繼隆而傳熾
紳笏蟬聯勳庸赫著憂延閩漸之間莫匪雲原之裔敢申贊辭
式昭瞻企

王宗普像贊

以子爲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子爲仙
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爲詩人韵士耶
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爲者耶蓋跡混乎三
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壒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
乎今之世也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感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爲喜衆人毀之
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爲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存長者乎

王指揮像贊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杖劒來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實將家子
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弛其武威佩玉冠裳
何以觀之有燁其像益懋厥劒配古良將

蘇都事伯瓌像贊子由後
仲父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得
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
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于治世足以繼
絶學于前人揚休聞于不隮也此吾嘗私爲之善頌長公之言

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自題畫像贊

廣陵孫生貌予真人皆失笑謂無不似者因題其右辭曰

似柔而強如愚而明辨駁百氏窮窴群經千載之長一世之短

前武儼然吾敢不踐

又

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貫奈之何隨於曲學扃乎文

藝忘其眞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麗顛濟於得喪之塗澶惑於是

非之際縱濫厠於大方會不離夫小智靜言思之幾欲賁渠奮

自今以爲始日載惕而毋厭有如升嶽者當極於崇顛辟若攻

火者須資夫新燧期融通於高朗誓婞治其終無穢用致知喬進

學之方精持敬爲涵養之地續隆緒之正昭遺經之晰晰雖

任重道遠心篤行而深詎厌幾七尺之軀不負兩間之愧爾其

勉旃以終厥志

越國夫人練氏像贊有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

闔慘舒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環於無窮有

如碩果不食則其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榮挺然而莫之遏矣

時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隳平鷄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

人道有能於其間不爲氣運之所變遷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

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於後人者其澤昌有

既哉閩之練夫人諱寯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肉髮

深沉而端毅終日或不一咲言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闔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巖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西撫安使查文徵伐閩取建州鎬爲行軍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郛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遣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旗于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及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恩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蹲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登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施報之厚孰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厖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聚不翅如一家真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綿著者乎昧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爲善無足倚是則天之生生之道絕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存道以遺像求予贊予既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爲之贊曰

懿彼夫人生于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常女士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桓旗旌繙繙以扼建關將固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二校言旋何期之愆絕首以懸

夫人曰吁乾坤剏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爲唐臣建旆而軍爭城以攻火旗畫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爲人夫人之仁曷其報之曷禦我私曷授我旗旗植于家有突而譖我劍之加夫人曰吁是城卒屠我生何爲有愛著林昔而矜磽今而謳吟夫人之亡其追已藏其澤愈滂傳茲龔龜靈務溺雲迷被于今茲遺像儼然萬目斯瞻曷取則焉矣

黃氏三壽圖贊 浦陽合溪人

資善

身安而家裕者人之所欲也藏智不用而厚重有餘者天之所福也君有以契乎天故不求而自足也超乎寵辱離乎毀譽而游乎物表此人之所難能而君之所獨也

智足以燭理而加之好學敏足以從事而本於無私事長不以和樂勝禮馭下不以慈惠傷威行乎家庭春温而秋肅著乎言行方矩而圓規斯學者之所難能而君之所難能句謂之篤行君子其孰以爲非耶

資文

人知其外之儒而不知其內之美知其才之豐而不知行之崇是蓋質而不二和而有禮介而能遠者也

龍馬贊 有序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奫深開闔靈氣而蛟

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鬯夷人立柳吭畔擇牝馬之
自生有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
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汝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
其芻豢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
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
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
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
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轡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
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牢
祀于馬祖然後列典牧副使臣高敬襲汝四百斤歷之人跨囊
上俾其游行死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

之禮於清凉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履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
真形藏焉臣瀛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
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
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稽山
航海獻贄奉琛遝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鴈貢於三佛
齊之境其他倦形儛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產之
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嚴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
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珎鮮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
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牛

二之中換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英駿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厥出瑞露書春宵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鳥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頟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輧太霞五彩蒲璆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圖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墨鞠圖贊

建安蘇昭爲學子黃叔賜作墨鞠圖俏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爲題

我本中黃錢爲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黝歟綠竹猗猗白石瑳瑳貞而脆阿斯爲只下之友歟萬色齊宣洞容物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沉昏而托之酒歟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伏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虎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　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御
史驥從予受經者久問來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　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爲馭衆之基好施
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飛羽
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
之者以爲瓊臺之神仙乎

華嚴經贊有序

王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
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化爲尊勝欲熱松爲煤入
以香藥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
有染白法欲煨永爲卅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永

卅者炫耀丁觀能資人自非勘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塵薄如紙
復粉爲涯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
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
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
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
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
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
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釐以霜毫志心繕寫普
八十卷尊閣益壽禪居普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聞佛語了
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
偈咒今百千劫頌千萬正文不止于三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

足爲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寤異之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焚香雲輪囷結爲寶網編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敷華作禮而稱讚曰

雜華爭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餘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三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十人出身血嚴銕書此經於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皆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眷屬光編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　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潤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脩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是
露荷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為真見見真見後
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
一時啓

大還龍虎丹贊 有序

龍虎丹贊為予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有悟
大還之旨用之脩練節節有奇驗復以其玄秘也請予白之作
是贊贊凡四章

苞乾靈一

人身苞精氣妙與元化并一神管關之鉛汞各流行神所棲止
處實為天地中關關類兩扉循環不竭窮廓然舍中虛獨立不
以形是即真息根強名帝乙庭靜極必自顯內境垂白毫或想
為連環無乃喪其常

斡化紐二

凝神入紫虛冲然抱一居青龍臂上升白虎為熬樞牝牡既相
從蒸潤如流酥鄭鄭一以固溫養成子珠銷雪離中陰坎陽復
來隨純剛號為乾潛躍契道符鬱羅蕭臺中服霞漱雲腴閱歷
無窮年永共溟涬具

考火記三

鼎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巳居土官一氣常夜存火候十二
時暮冬復朝屯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刑德務並進文武須
錯陳董慕恰太和天機益神津三元與五氣一一返其根後天

不能彫長爲萬象尊

稽曲微四

三千六百門盡墮魔場雌雄鑄爲劍日月吹光晶尾閭閉玄液九鼎運女英三遜及五假八石巧煎烹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名陰魔奪人命遺屍棄縱橫寒颯動羅酆時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爲不可學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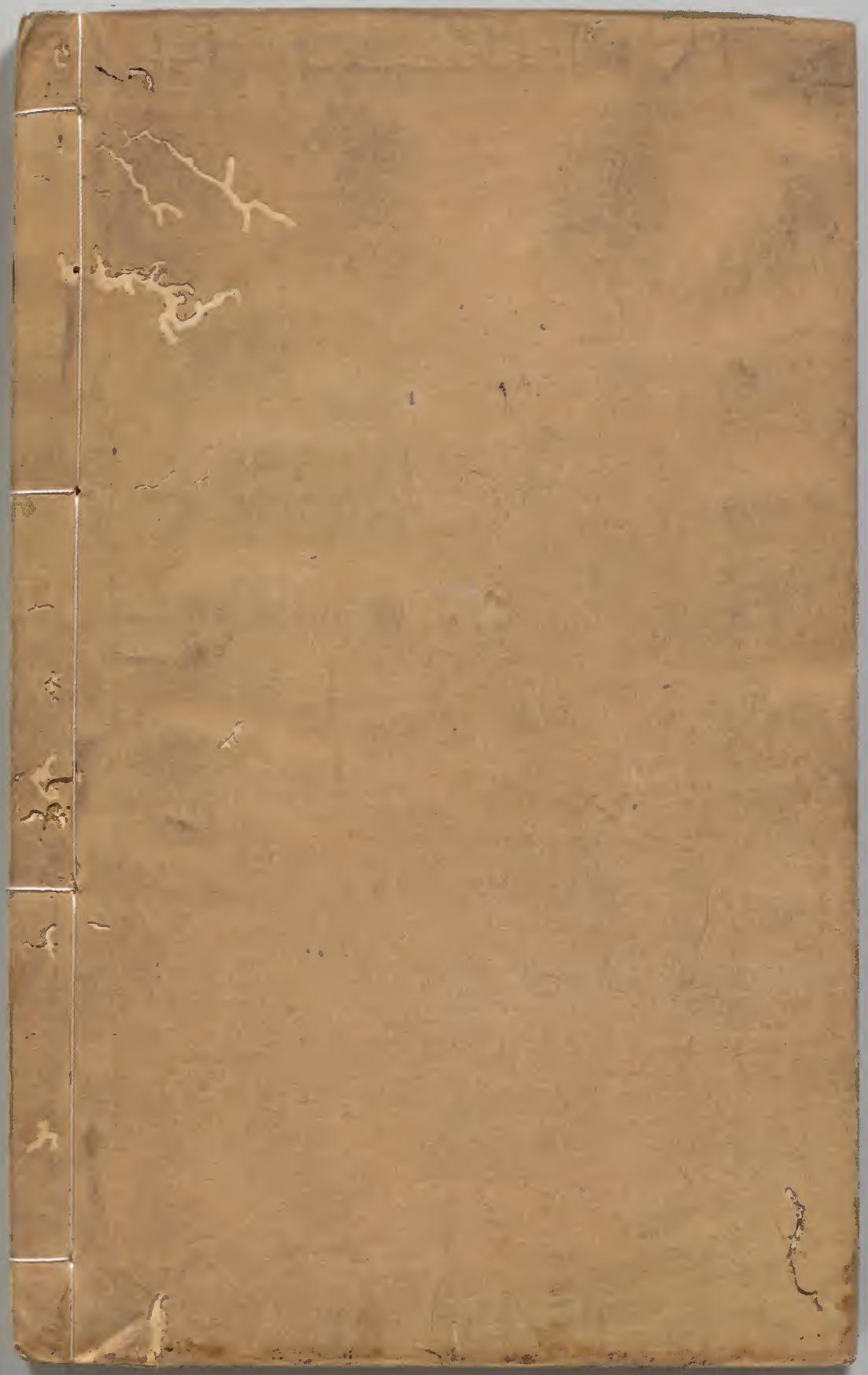
觀音石贊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任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化直身於陀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爲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悲中

祥卿因請瀘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

玄黃既肇分白石即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土石本無情物其禎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刹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無情本來同一體諸佛亦無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猶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著相焉以釋迷網田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云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幼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瞋目結跏坐正以慈悲故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我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

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唾還着面故悉應滅可
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
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編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
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